

<<天涯晚笛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天涯晚笛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9540259

10位ISBN编号：754954025X

出版时间：2013-7

出版时间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·理想国

作者：苏炜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天涯晚笛>>

内容概要

《天涯晚笛》，“民国时代最后一位才女”张充和的口述实录故事。

民国时期，她身处灿若星辰的一众名家贤士之间，她的知交师友中有胡适之、沈尹默、章士钊、闻一多、沈从文、卞之琳、张大千，等等。

她的昆曲、诗词、书法造诣皆秀逸超凡，成就件件文坛轶事，汪曾祺赞她唱腔“娇慵醉媚，若不胜情，难可比拟”，欧阳中石称她书法非常精到“在那个时代已是佼佼者”。

抗战年月，这位正当韶年、俏皮聪慧的“张家四小姐”，在一群“国粹”长者中间穿梭来去，恰如烽火战场间绽放的春兰秋菊，受到众星捧月般的疼爱和娇宠。

她为姐夫沈从文写诔文，“不折不从，亦慈亦让；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”，传诵一时；她因诗人卞之琳起争议，“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，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”，文坛哗然；她看林徽因，永远是众人的中心，没有别人说话的时候，“大家都喜欢的，我未必喜欢呀”；她说自己的同事朱自清，他和冰心早期的写作，都有点“酸的馒头”（sentimental，即感伤，滥情）……

本书作者苏炜是张充和的耶鲁晚辈与居所近邻，多年来时相登门求教，学习书法、诗词。

《天涯晚笛》即为张充和自本世纪以来向苏炜断断续续口述的人生故事，其中披露珍贵影像一百多幅，包括杨振声、查阜西送给她的结婚礼物“八卦墨”和“寒泉琴”，又特别附录“合肥四姊妹”的张家谱系图，厘清跟张爱玲不是一族的亲戚，其中主要篇什均经张充和亲自审阅修改。

编辑推荐：

百岁张充和的“朝花夕拾”——她从民国走来，今年100岁，还跟我们一样活着。

听张充和讲故事，末代皇帝族兄溥侗常和她一起唱戏，章士钊赠诗把她比作东汉末年的蔡文姬，沈尹默要她学他娘家的书法，闻一多生活拮据却主动刻图章相赠，胡适访学喜欢到美国西海岸她家去挥毫，张大千在耶鲁拿她的旧宣纸画芍药与人物……她的相交师友，一众名家，灿若星辰，她的曲艺小楷，格调极高，秀逸超凡。

“民国时代最后一位才女”口述实录——《天涯晚笛》同路走来的旧雨新知，她看程砚秋，觉得闹；她看马连良，嫌他油；她看杨荫浏，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，原来是在给音乐算节奏；她看陆小曼，也会唱曲也会画画，有不错的印象；她看林徽因，永远是众人的中心，“大家都喜欢的，我未必喜欢”；她看苦苦追求她的卞之琳，好意是心领了，“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”；她看朱自清和冰心，早期白话文写作都有点“酸的馒头”……

“合肥四姊妹”的世纪长河——余英时认为，周有光先生说得十分准确：“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，不光在中国，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。”

《天涯晚笛》特别附录“合肥张家谱系图”，厘清“合肥四姊妹”跟张爱玲不是一族的亲戚。

今天回望四对夫妇（张元和嫁顾传玠，张允和嫁周有光，张兆和嫁沈从文，张充和嫁傅汉思），四妹张充和100岁，二姐夫周有光108岁，仍未止歇，可敬可佩！

<<天涯晚笛>>

作者简介

张充和 (Ch' ung-ho Chang Frankel)，祖籍合肥，1913年生于上海，民国重庆、昆明时代著名的“张家四姊妹”之一，2013年5月17日在美国家中度过百岁生日。

早岁师从朱谟钦学古文及书法。

十六岁从沈传芷、张传芳、李荣忻等学昆曲。

1934年以数学零分、国文满分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。

抗战爆发，转往重庆，研究古乐及昆曲曲谱，并从沈尹默习书法。

胜利后，于北大讲教授昆曲及书法。

1948年结缡汉学家傅汉思 (Hans H. Frankel，季羨林北平时期的好友)。

1949年移居美国，在耶鲁大学教授书法二十多载，并于家中传薪昆曲，得继清芬。

苏炜，中国大陆旅美作家、批评家，现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，曾任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。

1978年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，获学士学位。

1982年赴美留学，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。

1986年回国工作，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。

曾出版长篇小说《渡口，又一个早晨》、《迷谷》、《米调》，短篇小说集《远行人》，学术随笔集《西洋镜语》，散文集《独自面对》、《站在耶鲁讲台上》、《走进耶鲁》等。

<<天涯晚笛>>

书籍目录

【题献】愿为波底蝶，随意到天涯【题图】张充和女史近影【序表】合肥张家谱系图【缘起】张充和：一位硕果仅存的世纪老人【辑一】世纪人生1、“哎哟，有鬼哟！”——张充和与沈从文碑文的故事（三位沈先生之一）2、生命中另一位重要的沈先生——张充和与沈尹默交往的故事（三位沈先生之二）3、绿腰长袖舞婆娑——张充和与沈传芷及昆曲的故事（三位沈先生之三）4、一时多少豪杰——《曲人鸿爪》与国运、家运5、时代风涛里的笙曲弦管——张充和与重庆曲社、礼乐馆的故事6、“鱼玄机”与“桃花鱼”——张充和学诗的故事7、“他们心大，真是很伟大的！”——从“怀宇”到张家故事8、从闻一多刻的图章说起——张充和回忆昆明生活断片9、“你装饰了别人的梦”——张充和谈卞之琳与“卞张罗曼史”10、“乱世佳人”、书店伙计与“小挎奶奶”——张充和谈她与傅汉思的异国婚恋11、“我做事吧，你再去读一个中文的Ph.D！”——张充和谈美国岁月12、“若还与他相见时，道个真传示……”——关于“张充和为胡适的情人传信”的公案13、“啊呀呀！我听着就吓死了！”——零碎记下的“非逻辑片断”14、古筝与古琴：京昆之别？——关于传统与人事的散漫话题【辑二】因缘际会15、一段奇缘：和“布舅舅”一家突然接上的联系——笔者与韦小美的通信16、张门立雪——我和我的耶鲁学生跟随张充和学字、学诗的故事17、古墨缘——和张充和一起欣赏她珍藏的古墨【辑三】天涯侧影18、雁犹如此——张大千的大雁朋友19、春日的好心情——张充和的两位“老故人”20、香椿——从香椿林走进历史回廊21、爱乐飞鸿——一封信引出的隔洋、隔代之缘【附录】金陵访琴【后记】关于张充和口述实录故事

<<天涯晚笛>>

章节摘录

“那天夜里，我怎么都睡不着了，满脑子都是跟沈先生（沈从文）有关的事情。睡到半夜，干脆爬起来，研墨，写字，顺手就写下了这四句话。

”张先生把纸张递给我，点着上面的文字，解释道，“不折不从，说的是沈先生的坚守。他一生经历过各种坎坷，在‘文革’中也受过各种苦，可是他总是能坚守住自己的一点东西……”“我学字多年，早就仰慕沈先生（沈尹默）的书风和大名，可是到了重庆，也不敢贸然造访求教。那是一九四一年吧，我在重庆国泰戏院演昆曲《游园惊梦》，演出很轰动。章士钊作了诗，很多诗人唱和，沈先生也和了两首，就抄录在纸上托人转给我，这样我们就认识了，以后就常常向他求教。

那时候到沈先生家，一进去先报上名字。

他听说我来了总是很高兴，我就站在那里看他写字，一站就站个半天。

”“沈先生（沈尹默）性格乐观，一点儿也没架子，写字就用一张小桌子，站着写，我就站在一边为他拉纸。

看他写字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。

但他不要我学他的字，也不要任何人学他的字。

他说，要学，就学他娘家的字——他说的‘娘家’，是他学书法追随的各流各派的老祖宗。

这个‘娘家’，可大得不得了啊！

”“要唱戏，首先得找人配戏，就是要找跑龙套的。

在重庆，那一年演《刺虎》，我是属于教育部的，要唱戏，龙套就得从自己所在的部门里找。

开会商量，那四个龙套就在酒席上定了，就找王泊生——他原是山东省立剧院院长，当时在教育部任职；还有陈礼江，社会教育司司长；郑颖孙，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；还有卢冀野，就是卢前，他既会写诗作曲，又会弹古琴。

这些人都算教育部里的官员，人面都很熟的。

那天是劳军演出，要大家捐款，各部会的长官都要来看。

开场锣鼓音乐一响，他们四个龙套一出来，大家全都认得，全场就拼命鼓掌。

龙套一出场就拍手掌，这唱昆曲的可从来没见过；这四个人又当惯了官，像在台上演讲，别人一鼓掌他们就点头鞠躬，越点头掌声就越响，结果他们点头鞠躬个没完，场上场下的笑成一堆，幸亏不是在我上场前，不然这戏，可真就唱不下去啦……”“胡适很喜欢写字的，也喜欢到我这里来写，我这里的笔墨纸张都全哪！

他的字学的郑孝胥，喜欢把撇捺拖得长长的。

我问他，果然不假，他直笑：‘我的根底都被你看出来啦！’

郑孝胥的字在他们那个年代很风行，很多人学的。

”赵荣琛（京剧四大名旦程砚秋的入室弟子，题签上写着：“充和表妹以为纪念”）——“他是我祖母的姨侄。

他们家是太湖的赵氏家族，家里有个‘四代翰林’的大匾抗战时被日本人弄走了。

状元人家自然是看不起唱戏的，他叔叔唱戏的时候，就被家族除了名，赶出祠堂；可他还唱……”

“重庆也有个曲社，就叫重庆曲社。

一般总是由一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挑头，组织曲社的活动。

我记得抗战年间重庆的曲社是由项馨吾挑的头，他是当时中央信托局的经理，老曲家。

他年纪最大，与俞振飞同辈。

我当时在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做事，也时常参加曲社的活动，大家一块儿度曲、唱戏、排练、演出什么的。

上面若有劳军任务，或者要接待外国人，就去找重庆曲社。

当时重庆政界、文化界好多人都是社员，其中还有两位曲坛川字辈的新人，我在重庆师范还教了一批学生，应该说是人才济济的。

我们每两个礼拜聚一次，大家凑在一起唱戏。

<<天涯晚笛>>

” “（曲社唱过的戏）就那么几出，《刺虎》、《游园惊梦》、《断桥》、《思凡》、《闹学》什么的。

当时劳军，各部会联欢，唱的都是老戏，没有新编的戏。

现在的小孩子，拉拉几天琴就要作曲了，就要编新戏了——弄音乐，哪有这么简单！

” “重庆也有个曲社，就叫重庆曲社。

一般总是由一两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挑头，组织曲社的活动。

我记得抗战年间重庆的曲社是由项馨吾挑的头，他是当时中央信托局的经理，老曲家。

他年纪最大，与俞振飞同辈。

我当时在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做事，也时常参加曲社的活动，大家一块儿度曲、唱戏、排练、演出什么的。

上面若有劳军任务，或者要接待外国人，就去找重庆曲社。

当时重庆政界、文化界好多人都是社员，其中还有两位曲坛川字辈的新人，我在重庆师范还教了一批学生，应该说是人才济济的。

我们每两个礼拜聚一次，大家凑在一起唱戏。

” “我在师范教戏，归在音乐系。

执掌音乐系、同时在曲社里兼做文武场的，都是杨荫浏。

他会弹琵琶，还会吹笛子。

他把我唱的戏，都从工尺谱翻译成五线谱。

先让一个姓叶的学生来翻，杨荫浏自己再做校对；然后让音乐系的学生去唱，让我再走一遍。

他做得很认真，足足翻译了十个旦角戏，印出来给音乐学院做教材用，我这里还有当时的稿本。

他用中国乐器来配，翻得很准确，注上各种符号，还写明‘张充和的唱法’，听说后来还印成了书。

” “杨荫浏人也很好玩，典型的一个absent-minded（跑神，不专注），我们在昆明的时候就住得近，也在一起做事。

记得那时候，他一天到晚在打算盘，我觉得奇怪，问他，他告诉我，他在计算音乐里的节奏。

呵呵，他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，原来是在给音乐算节奏！

” “那晚我演《刺虎》，正在后台化妆，梁实秋和老舍在边上练相声，一边练一边大笑，我就要他们先讲给我听听。

老舍写相声很在行的，又是老北京，所以他是主角——逗眼的，梁实秋是捧眼的。

排练时，有一个老舍举着扇子要打的动作，梁实秋说：‘你到时别真打，比比样子就好。

’结果到了台上表演，说到兴头上，老舍的扇子一挥，真的就打过来了，梁实秋没有防备，这一打就把他眼镜打飞了！

梁实秋手疾眼快，一手就把眼镜接住了。

下面掌声大作，以为是他们俩故意设计好的，就大叫：‘安可！

’ ‘安可！

’（再来一次）他们俩相对哈哈大笑，相声讲不下去啦……” “我从教育部所在的青木关搬到北碚，就是从原来教育部属下的音乐教育委员会，调到了新成立的礼乐馆。

礼乐馆的成立也有一段来由：重庆在孙中山先生的忌日纪念活动中奏哀乐。

蒋委员长说不对，人死超过三年，就不该奏哀乐了。

一个国家，礼乐都不通，该要制礼作乐了！

教育部于是下了命令，要遵办此事。

后来就成立了礼乐馆。

连乡下人结婚的婚礼，也要制订证婚的礼乐仪式。

乡下人礼拜天可以到礼乐馆来，按新式礼仪结婚，由公证人公证，杨荫浏还给弹个钢琴伴奏什么的，仪式很简单，但隆重。

” “搬到北碚以后，日军轰炸反而不多了。

我们礼乐馆的防空洞又是最好的，离办公室很近，底下很深。

我那段时间写了最多的小楷，一般都利用第一次防空警报拉响，而第二次警报还没响起来之间的时间

<<天涯晚笛>>

。那段时间不算太短，正事反正是做不了了，写小楷不费墨，拿起笔来就可以写，直写到第二次警报响起才搁笔，几步就可以跑到防空洞去。

待第三次警报响起来，日军的空袭才真正到了。

” “我那时候二十多岁，每个月领五十多块钱的薪水，还能资助我在昆明联大读书的五弟的生活费。

那段时间我也交了最多的朋友。

礼乐馆在嘉陵江边，江那边是复旦（大学）。

我们要过江去，水很浅，可以走在石子上过江，不用小船。

复旦我的朋友很多，年轻年老的都有：章靳以、洪深、方令孺——大家叫她方九姑，他们常常过江来找我玩，唱歌、写字、吟诗作画的，很热闹。

” “我祖母是我学诗的第一个启蒙人。

祖母会做诗，能背很多诗。

我五岁开始就跟着祖母背诗，读诗，每次还要把我读过、背过的诗似懂非懂地讲给祖母听。

我出生八个月就离开了妈，跟祖母长大。

祖母其实是我的叔祖母，她是李鸿章的侄女。

她的父亲李蕴章，是李鸿章的四弟。

” “我们和张爱玲不是一族的亲戚。

他们是来自皖南的张家，我们算是合肥的张家。

《清史稿》上记的我曾祖父张树声的传记，好像提到过曾祖与她祖父张佩纶有过什么关系。

我没见过张爱玲，日常生活里也和他们的张家没发生过关系。

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。

合肥的李家和张家，是两个大姓人家。

不过我们家，民国年后就搬到了上海，后来又搬到了苏州。

” “我祖母让我读的是家教私学，给我请过好多位老师。

教我时间最长、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叫朱谟钦，他算是考古界后来很有名的夏鼐、唐兰他们的长辈。

他的国学底子好，一开始就教我给古书点句，读史书、读古文，就从断句开始。

一上来就要我点《项羽本纪》。

他先点几天，然后叫我自己点，点的是一种大版本的线装书。

他要我博览群书，把文笔弄通，教我做诗、对对子，并不是死抠四书五经，教学风格没有一点儿科举味。

” “我写字也是跟朱先生（朱谟钦）学的，他真草篆隶都会，也是用朱笔给我批改。

我临的《颜勤礼碑》，当时刚出土，是朱先生把新拓的拓片一条条剪出来，为我做成字帖，按原样临写的。

我看过后来出版的许多《颜勤礼碑》字帖，字体显得很肥大，完全走样了。

那是因为拓片一经裱过，笔画就被撑开了。

” “开学那天，当时胡适是国文系的系主任，在系里的Party（派对，聚会）上，他点着我的名说：‘张旋！

你的算学不太好（其实是大不好），你要好好补一补呀！

’我吓坏了，跑到教务处去说：‘要怎么补呀？

我怕补也补不成了，我加减乘除都不懂，我宁可不上了！

’教务处的人一听就乐了，笑着说：‘取了就取了，还补什么补，胡适是给你打官腔呢！

’” “写诗么，我是‘随地吐痰，不自收拾’……随地吐痰，吐容易吐呀，收拾起来就不容易。

我写的那些诗，写过了就算了，就不管了，都是别人帮我打扫、收拾起来的。

所以《桃花鱼》一印出来，我先就送给我弟弟定和一本。

因为我里面的那些诗，好些都是他给我留心搜集、保存下来的。

” “那一年在南京——是七七事变之前的那一年，我给《中央日报》编过一年多的副刊，那副刊叫‘

<<天涯晚笛>>

贡献’，原来的主编储安平到英国留学去了，是他们的社长程沧波找到我，说是胡适的推荐，让我临时顶代的。

那时为了填‘报屁股’，我用假名写过很多文章，写过就丢了。

有人（是卞之琳）后来留心剪留、抄存给我，也让我丢了。

”“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，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。

那时候，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，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《文学季刊》，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。

他（卞之琳）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，人很不开朗，甚至是很孤僻的。

可是，就是拼命给我写信，写了很多信。

”“他（卞之琳）后来出的书，《十年诗草》、《装饰集》什么的，让我给题写书名，我是给他写了；他自己的诗，让我给他抄写，我也写了。

可是我也给所有人写呀！

我和他之间，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。

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，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，所以我说，是无中生有的爱情。

”“确实有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一起玩的人，追求过我，但都不如卞之琳这一段来得认真，持续的时间长。

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，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，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，就看见他在那里埋头做诗，你说我能怎么办？

”“他（傅汉思）到了北大，就跟季羨林成了好朋友——因为季羨林是留德的，他的德文很好呀。

季羨林又把他介绍给了沈先生（沈从文）。

可以说，就是在北大这一段，汉思才开始把他的兴趣转向中文，最后做上了中国古典的研究的。

我们认识的时候，内战已经开始了，我在北大开的昆曲书法课，还没正式开始教，就打仗了。

我和汉思是认识一年之后在北平结的婚，那时候，城外已经炮火连天了。

”“他叫李新乾，是一家书店的年轻伙计。

书店的名字，叫‘修绶堂’。

他也是季羨林介绍给汉思认识的。

你可别小看这样的卖书工人，他懂书，文史哲、古今中外的都粗通一点，知道不同读书人的不同需要

。那时候，北平很多店家的伙计，都有这种能耐。

”“李新乾就是这样又能干、又可靠的人。

他跟北大校园里很多教授、老师都很熟。

他当时比我们小，二十多出头吧，我至少大他十岁，因为买书卖书，跟汉思成了好朋友。

汉思没结婚就认识他了，常常带上他一起看电影，一起骑车子出去玩。

他送书上门来给我们看，不是非得要我们买，留下来看过了喜欢才买，不喜欢的他再带回去。

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书，有时候我们也把想要的书单子写给他，他就四处给我们找。

汉思不会讲价钱，他从来就给我们最好的价钱……当时沈从文就很奇怪，说：‘汉思，怎么你们买的书总比我买的便宜呀？

还便宜好多！

’——呵呵，因为我们认识李新乾呀！

”“那时候，日常照顾我们的有一位女工人，就是我们的保姆，叫‘小挎奶奶’，因为她丈夫叫‘小挎子’，出身很苦，才二十几岁就跟着我们，我们不能就这样扔下她。

所以我让小挎奶奶跟着我们走。

到了机场，逃难的人已经乱成一团了，那是军用飞机，每个人随身的东西要按分量来称，就说小挎奶奶不能带。

我说：‘小挎奶奶不能带，我就不走了！

’他们一看我动了脾气，就说：‘人带走，东西都不能带。

’我带到机场的那些最好的书籍、书画，就这样被留了下来，说我们先飞到青岛，东西让飞机回头再

<<天涯晚笛>>

带。

可是飞机到了青岛，红旗已经挂起来了，再也飞不回去了，多少好东西，就是这样扔掉了的……” “
喏，墙上的这两张小画，就是张大千画的我——画的是戏中的我。
这张背面的仕女图，记不得他画的是我唱的《闹学》还是《思凡》了；这张线勾的水仙，却是他画我的身段——他说我甩出水袖的身段线条，让他产生了水仙的联想。
就这么一转一甩……我问他是否画的就是我这个身段，他笑嘻嘻地说是。
”

<<天涯晚笛>>

编辑推荐

百岁张充和的“朝花夕拾”——她从民国走来，今年100岁，还和我们一样活着。听张充和讲故事：末代皇帝族兄溥侗常和她一起唱戏，章士钊赠诗把她比作东汉末年的蔡文姬，沈尹默要她学他娘家的书法，闻一多生活拮据却主动刻图章相赠，胡适访学喜欢到美国西海岸她家去挥毫，张大千在耶鲁拿她的旧宣纸画芍药与人物……她的相交师友，一众名家，灿若星辰，她的曲艺小楷，格调极高，秀逸超凡。

“民国时代最后一位才女”口述实录——《天涯晚笛》同路走来的旧雨新知，她看程砚秋，觉得闹；她看马连良，嫌他油；她看杨荫浏，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，原来是在给音乐算节奏；她看陆小曼，也会唱曲也会画画，有不错的印象；她看林徽因，永远是众人的中心，“大家都喜欢的，我未必喜欢”；她看苦苦追求她的卞之琳，好意是心领了，“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”；她看朱自清和冰心，早期白话文写作都有点“酸的馒头”……“合肥四姊妹”的世纪长河——余英时认为，周有光先生说得十分准确：“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，不光在中国，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。”

《天涯晚笛》特别附录“合肥张家谱系图”，厘清“合肥四姊妹”跟张爱玲不是一族的亲戚。今天回望四对夫妇（张元和嫁顾传玠，张允和嫁周有光，张兆和嫁沈从文，张充和嫁傅汉思），四妹张充和100岁，二姐夫周有光108岁，仍未止歇，可敬可佩！

<<天涯晚笛>>

名人推荐

焦点评价【周有光】——今天四对夫妇，顾传玠、张元和、张允和、沈从文、张兆和、傅汉思都离我而去，张充和还生活在美国。

张充和受到的传统教育最多，是书法家。

【欧阳中石】——无论字、画、诗以及昆曲，都是上乘，很难得。

她一贯保持原有的风范，格调极高。

像昆曲，她唱的都是真正的、没有改动过的。

书法上的行书、章草非常精到，尤其章草极雅，在那个时代已是佼佼者。

【余英时】——有光先生说得十分准确：“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，不光在中国，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。

”四姐妹中我闻名最早、相识最久、相知最深的则是充和。

【许倬云】——她是我的长辈，九十多岁高龄，笔力依然如此劲秀！

可佩！

【白先勇】——对张充和女士，我是敬佩的——琴曲书画，当今才女。

【董桥】——充和先生送过我一幅墨宝我已然很满足了，我迷她的字迷了好多年。

【陈平原】——掰着指头算，依旧健在的北大中文系系友，会写字的虽不少，但如此优雅，且又如此高寿的，没有第二位。

<<天涯晚笛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